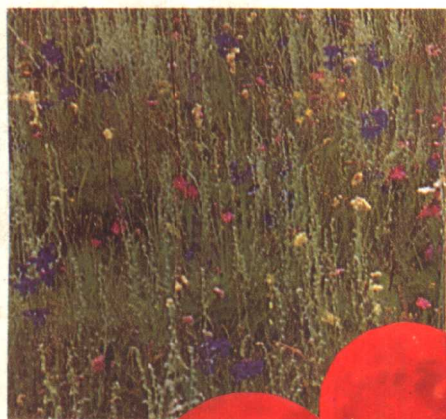


但是，偶尔提起深
巷里的光景，两人
皆发觉难以忘怀那
一方净土，略一思
量，却已恍如隔世
了。

群众出版社

Jing Tu

一方净土



袁
鹰

当代名家随笔丛书

当代名家随笔丛书

一方净土



袁
鷹

群众出版社

(京)新登字 093 号

版式设计:王铁珊

一方净土

袁 鹰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125 印张 147 千字 插页 4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4-1284-7/I·465 定价:9.60 元

印数:00001-10500 册

作者小传

1924年10月生于江苏淮安。

一生大半时光当报纸和文艺刊物编辑。曾在上海《世界晨报》、《联合晚报》和《解放日报》工作，其后在《人民日报》工作三十五年。

同文学结缘五十年，均属业余写作。先后出版过四十几种书，大部分是散文、随笔、诗歌、纪实文学和儿童文学。其中儿童诗《寄到汤姆斯河去的诗》、《刘文学》和散文集《秋水》、《花阳》曾分别获优秀儿童文学奖、散文集奖和纪实文学奖。它的字数不少，但对读者对社会究竟有多少益处，很难说，只求尽心尽力而已。

194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5年1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前 记

从近七八年中所写的杂七杂八文章中挑出四十几篇散文随笔，辑成这么一小本，奉献于读者之前，总有点惴惴不安。写的都是这几年来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也尽力写得像样些，但究竟能不能得到读者点头认可，实在没有把握。

巴金老人一直说他是“靠读者养活的”。这句话真诚朴实，一如老人一生为人，蕴藏着一条平凡的却又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尽可以从机关、单位按月领取工资和补贴，但如果要称为作家或写文章的人，不靠我们所服务的对象——广大读者养活，又靠谁呢？读者不买帐，那些精心制作的皇皇巨著，成排地列在书店的货架上无人过问，成堆地放在特价柜上五折八折处理也卖不掉，只好送到造纸厂回炉。白费了自己的心血，白费了纸张油墨和印刷厂工人的劳动，岂

非枉担作家的名声，何苦来呢？不要抱怨读者不识货，酒好不怕巷子深。至于有人直截了当地宣称他的大作是为下一世纪某些少数人写的，他愿意自费出书，读者买不买无所谓，那自然由他。

笔者从来不敢有多高的奢望。当今之世，商潮汹涌，文化在市场经济的惊涛骇浪中浮沉挣扎，出版社肯出这样的丛书，读者肯掏几块钱买一本，从这小小一方净土中换回一点还可以接受的东西，作者已经心满意足，感谢不尽。所以取这个书名，仅仅因为一是最近写的，不免有点偏爱；二是似乎比别的篇目更适宜于作书名；三是一时也想不出较满意的。其它的理由是没有的。读者诸君倘不以故弄玄虚的广告词语见责，那就放心了。

1994年初春

目 录

前记	(1)
----------	-------

第一辑 旅程漫笔

每次走进颐和园	(3)
香火缭绕中的思绪	(10)
安庆吕八街	(18)
杏花春雨江南	(22)
怀念塘沽	(38)
涛声 鹤影 盐城	(45)
江南爱煞人	(50)
碧绿碧绿的井冈山	(56)
井冈雕塑园	(61)
一方净土	(68)
且说六朝烟水气	(74)
那个城	(80)

纪念碑前的新婚夫妇·····	(87)
----------------	--------

第二辑 情思录

巴金老人的启示·····	(95)
读冰小札·····	(108)
又见花环·····	(116)
江南歌者·····	(121)
彩笔江湖焰黯黯·····	(125)
我所认识的林林·····	(133)
因为他爱得深沉·····	(142)
梧桐不寂寞·····	(147)
写不尽的文士生涯·····	(149)
《感情世界》序·····	(154)
冬去春回·····	(161)
霜叶红于二月花·····	(166)

第三辑 逝波寻梦小记

儿时梦片·····	(201)
西湖畔的童年·····	(226)
夷为废墟的前夜·····	(232)
“孤岛”少年行·····	(238)
闹市弦歌·····	(244)

泾渭分明·····	(254)
雄秀甲天下·····	(260)
入党·····	(267)
海上繁华梦·····	(272)
一颗石印·····	(275)
编者的话·····	(281)

第一輯

旅程漫筆

每次走进颐和园

京华三十五年，颐和园记不清去过多少次。昆明湖的春水，谐趣园的荷花，西堤的秋月，后山的积雪，都曾使我魂牵梦绕，如醉如痴。不仅春夏佳日，繁花似锦，碧水粼粼；即使秋冬之际，湖山明瑟，落木纷纷，也另有一番萧疏淡远的景象，同样能叫人着迷。每次走进颐和园，映入眼帘的景象不同，心情和感受也就各异。滁州太守欧阳修当年写《醉翁亭记》时说：“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走进颐和园的感受，远不是一个“乐”字表达得尽，也未必全是忧或愁，种种滋味，种种思绪，都会伴随那湖光山色悄悄袭上心头。而这却是进入其它园林时所少有的。

我国历史上的名园，古往今来，不计其数。由于千百年来的战乱、灾荒频仍，世事沧桑巨变，有许多今天只能从简略的文字记载中窥见它们的规模容貌，似有若无，仿佛一幅幅朦胧的淡墨写意画。唐初王勃写《滕王阁序》，对三四百年前晋代的兰亭和金谷园，就发出“兰亭已矣，梓

泽丘墟”的喟叹。读宋人《洛阳名园记》，如果到洛阳去寻找，恐怕仅有地图上的遗址，有的早已片瓦无存。近三百年中享誉中外，被盛称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今天也只能从浩劫后的废墟上，从图册模型中去想象了。它是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在我们土地上消失的历史名园。这些年来，有不少热心人在不断呼吁恢复圆明园，且成立了组织机构。然而此事谈何容易！我非常向往圆明园，但我也认为，不妨就保留它废墟的遗址，让这座名园的毁灭作为民族屈辱的象征，作为祖国母亲惨遭蹂躏的见证，比起筹集巨资、勉强部分恢复（全部修复是根本不可能的）要意义得多，何必去干同前代帝王们竞奢的蠢事！

这样，国内现存的大型园林，最能完美地体现中国园林规模、风格、韵味的，自然首推颐和园。

颐和园，从最初建园嬗变至今二百余年，也是几度浩劫，历尽盛衰；也曾经成为狐鼠出没、零落不堪的荒池废墟。但是它有幸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经过三四十年的整治修缮，不仅恢复旧观，而且更加绚烂夺目、光彩动人，进入了它二百余年生命史上最美好的时期。

每次走进颐和园，总要为它的博大恢宏、气象万千所感佩。山、丘、峰、壑，河、湖、港、汉、岛、屿、桥、堤，宫、阙、殿、阁，亭、台、楼、院，廊、槛、榭、轩，以及庙宇、牌坊、古

墓、石碑，举凡古典园林中所有的景物建筑，颐和园中都一一齐全，无所不在，而且绝不相同，各尽其妙。我曾去过杭州、苏州、扬州、南京、广州、西安、成都、昆明等等许多名园胜地，瞻仰过它们多姿多采的情影。走进颐和园，许多景观都似曾相识，从遥远的梦忆中仿佛看到它们母体的影子，寻到它们的渊源。有的来自杭州西湖，有的来自苏州扬州，有的来自黄鹤楼，有的来自岳阳楼……却又绝不是照样移挪，而是千变万化。比如桥，颐和园中有桥三十多座，最长的十七孔桥达一百五十米，接连南湖岛，桥栏上雕着的五百多只石狮子，使人想起横跨在永定河上的卢沟桥。最短的半步桥，举步便能迈过，绝似山村小涧上的木桥。西堤上六座桥连成一线，显然是仿照杭州西湖上苏堤的六桥烟柳，但是比苏堤六桥更加玲珑雅致，那长方形、四方形、八角形的桥亭结构，就是苏堤所没有的，更不用说金碧彩绘了。

颐和园的大小景观，千姿百态，又都统一在整体中，构成一幅近三百公顷的画卷。“虽由人造，宛自天成。”据说当年爱新觉罗·弘历先生多次派员去江南各地考察园林，因此颐和园前身清漪园的许多景物设计，都模仿江南。乾隆本人就踌躇满志地写过“明湖仿浙西”、“六桥一带学西湖”，俨然是策划人和设计师的口吻诗句谈不上有什么艺术价值，倒是写出实情。

人们在园内环游，指点湖山胜迹，也许会谈起当年乾隆要将天下名园之胜都罗列到清漪园的宏愿，更会评说慈禧动用海军经费在颐和园大兴土木供个人享乐的罪过，但是人们又怎能忘记、怎能忽略它真正的设计者、建筑者那些无名的能工巧匠们的聪明才智和血汗呢？没有他们的精心设计、详尽拟稿、昼夜施工、历时十年之久胼手胝足、流血流汗，能有今天屹立于我们面前的颐和园吗？修建这座名园，究竟动用了多少人工物料？化费了多少银两？谁能计算得清？何况档案资料也不完整齐全。只看排云殿内一项小小的装修工程，即殿常内部暖阁、门罩、碧纱橱等分隔室内空间的木雕装饰，所用人工数字：南木匠 15,749 工，锯匠 2,863 工，雕匠 168,216 工，水上匠 87,699 工，镶嵌匠 989 工，包厢匠 146 工，裱匠 92 工，以上共计用工 275,754 个。这只是排云殿内部的部分装修，远不是那座金碧辉煌的庞大建筑本体。

再看一个小小的院落寿膳房，即为慈禧做饭的专用厨房，用的木料一项就有 44,355 立方尺，重 665,325 公斤。这六十多万公斤木料，从南方开采地水运经大运河到京东通州，再从通州装上车运到颐和园工地，每车装 750 公斤，共装 887 车。

这两项工程，在颐和园整个修建工程中，几乎小得不值一提。但这几个数字，就很是使人咋舌，以小见大，则颐

和园耗费了多少民脂民膏，也就可想而知了。劳动人民的智慧才华，劳动人民的血汗泪水，砌成了颐和园！

每次走进颐和园，总能获得一次悠远丰厚的文化的洗礼，心头自会油然兴起凝重的历史感。一百年来兵燹掠夺之余的文物，仍是珍贵的艺术瑰宝。它们同颐和园的大小建筑浑为一体，处处闪耀着我们民族种种优秀品格的光辉。博大与细致，质朴与华彩，凝重与秀逸，浑厚与精美，严谨与流动，诸多矛盾，都能错落不齐地包含在和谐一致的整体中，十分精当，十分熨贴。从颐和园里，能体会到我们民族文化源远流长、波澜壮阔的最大特色。它的山水、花木、建筑、文物、艺术珍藏，无一不是中华文化的结晶，无一不闪耀着中华文化的灿烂光辉。成千上万人沐浴在这光辉里，不能不充满自豪感。

颐和园里，我最爱去、最常去的是知春亭。我爱这湖边小小的一角。披襟当风，纵目四望，有飘然凌虚之感。东边是巍峨辉煌的宫殿，南面有长虹卧波的十七孔桥和南湖，西边有丰姿绰约的柳堤和桥亭，北面有气度恢宏的万寿山、排云殿，面前则是碧波荡漾的昆明湖水。你不是已经意识到自己成为画中人了吗？知春亭，知春亭，唯有到得此处，才能真的领略到春天的情趣、春天的韵味、春天的怀抱、春天的厚爱。知春亭，是一首好诗里的诗眼，一局

好棋中的棋眼，一篇大文章中的点睛之笔。宋词中有句云：“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这知春亭正是在颐和园眉眼盈盈顾盼的焦点上。若进颐和园，请你千万别忘了到知春亭里小坐。

你也许会指出偌大的颐和园里，也有不那么和谐美妙的角落。例如德和园的大戏楼和颐乐殿，本来也是很能引起游人兴味的所在，现在却隔为特殊的旅游景观，限制游人随意出入，让国外游客、港澳同胞购票入内，由身穿清宫服装的“太监”、“宫女”们打千请安，陪你化妆留影。大戏台同当年慈禧看戏时一样，成为禁区，未免太杀风景，使那处很有奇韵的宫景被一片外汇兑换券的光泽所笼罩。不少朋友说起此事，都要皱眉头，认为这是一种低水平、低格调的旅游项目。我曾经劝持批评态度的朋友不必太认真，权当逢场作戏，让那些乐此不疲的美国老太太或者从东南亚回来观光的侨胞嘻嘻哈哈玩笑一番，尽兴而去，倒也无损于颐和园的整体气氛。但如果有哪位主管人员以为必能如此才算是恢复颐和园的旧貌，才足以表现皇家园林的特色，若不是出于无知，那至少也是愚蠢的误解。不过这也是发展旅游事业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某种缺陷，不足为怪。

每次走进颐和园，思绪万千，最多的还是一种沧桑